

## 行會如何管理市場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蘇黎世的政治行會同時也是經濟管理機構。它們制定並執行各手工業的規則，監督質素，確定或影響價格與工資，控制取得師傅資格的准入，並保護城市市場免受農村和外來者的競爭。蘇黎世中央圖書館（Zentralbibliothek Zürich）用一句話概括了行會的宗旨，這句話抓住了該體系的道德經濟內涵：關於學徒期、幫工年限、銷售地點和價格的行會條例，旨在為居民提供食物和生計。<sup>1</sup> 奧托·西格（Otto Sigg）認為其指導原則是 *gerechte Nahrung*，即每位師傅都有權享有的“公正生計”，以及 *Herkommen*（習俗與先例）的權威。<sup>2</sup> 現存的詳細條例大多可追溯至十六至十八世紀，但它們所編纂的做法根源於中世紀晚期。將這些條例結合起來閱讀，便可以相當清晰地了解行會經濟是如何運作的。

### 1 准入：學徒期、幫工年限與師傅資格

在整個瑞士，各手工業於十四和十五世紀逐漸以行會形式組織起來。該體系的核心規則是 *Zunftzwang*（行會強制），即任何希望從事某一手工業的人都必須取得相應行會的成員資格。<sup>3</sup> 在蘇黎世，這一義務變得普遍化。自 1490 年起，所有男性市民以及未婚女性市民都必須加入某一行會或 *Constaffel*。自 1525 年起，一個人只能屬於一個行會。<sup>4</sup> 從事某一行業的女性被納入行會，但沒有政治權利，她們唯一可以擔任的行會職務是酒館經營者。

## 行會如何管理市場

通往獨立執業的道路是標準化的。學徒須在一位師傅門下服務兩至四年，隨後擔任幫工一段時間（通常時長相近），然後才能申請師傅資格。<sup>5</sup> 行會簽發證明，確認學徒已完成培訓。到十八世紀，一些行業使用了旨在防止偽造的印刷表格，例如銅匠自 1763 年起便是如此。<sup>6</sup> 最後一道關卡是師傅作品。1623 年的木匠條例規定須製作一隻指定尺寸的箱子，並將材料成本限制在十八至二十古爾登。完成的作品隨後由在任的行會會長、行會議員、行會和行業的監事以及該行業的四名師傅進行檢驗。准入需要花錢：除了行會向師傅和學徒收取的費用外，新成員還須繳納入會費，即 *Einkauf*；在十四和十五世紀，入會費與罰款和寡婦繳款一起，構成了行會收入的微薄基礎。

一位師傅可以僱用的工人數量是有限的。例如，一名鎖匠可以僱用三名幫工，或者兩名幫工和一名學徒。<sup>7</sup> 更普遍地說，瑞士的行會條例限制了一位師傅可以加工的原材料數量及其作坊的規模，通常限於三四台織機或工作台。<sup>8</sup> 鞋匠被禁止將工作外包給分包人，無論對方是市民、鄉民、神職人員還是俗人。這些規則的效果是使企業保持小規模且規模大致相當，防止任何一位師傅以犧牲他人為代價而擴張，並維持由許多獨立家戶組成的結構，每戶均由一位師傅主持。

## 2 價格、質素以及商業與手工業的分離

在行業內部，競爭受到嚴格限制。條例禁止壓低價格、挖走其他師傅的工人以及佔用他人的工作場所。鞋匠們為這些規則辯護的理由是 “zu Ehre und Notdurft des Handwerks”，即為了行業的榮譽和需要。<sup>9</sup> 在瑞士各城市中，價格和工資普遍由當局確定，質素則通過詳細的規則和檢查來維持。<sup>10</sup> 例如，鞋匠條例禁止使用溼皮革，並規定了哪些種類的皮革應用於哪些產品。1548 年的一份屠夫條例以 “A qua lance Justus singula dispersat” 為箴言，意為 “公正之人以公平的秤分配萬物”，西格認為這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行會的精神。

另一項原則將手工業與商業分離開來。瑞士的行會規制在手工業（*kleines Gewerbe*）與商業（*grosses Gewerbe*）之間劃定了界線，禁止商人從事生產，也禁止手工業者買賣自己產品以外的商品。<sup>11</sup> 在蘇黎世，這種分離與政治秩序相對應。1336 年，遠程貿易商人被歸入 Constaffel，而區域性商人則主要組織在 zur Saffran 和 zur Meisen 兩個行會中。小商販和行商則被完全納入手工業行會。<sup>12</sup> 因此，製造商品者與買賣商品者之間的分工，同時也是政治選區的劃分。

同樣的規制思維也可能抑制創新。蘇黎世中央圖書館指出，摩洛哥革鞣製這一新技術起初被禁止，後來又被保留給行會成員，這是行會壟斷可能阻礙新方法的一個例子。<sup>13</sup> 西格總體上對行會世界抱有同情，但他也指出，幫工們嚴格的行業道德常常阻礙創新。<sup>14</sup> 1722 年的一項條例只允許出售距蘇黎世一小時路程以內的行會店主的商品，這說明了該規制所具有的防禦性和地方性視野。

### 3 城市與鄉村

行會秩序在經濟上影響最為深遠的特徵，是城市對周邊鄉村的壟斷。瑞士城市普遍主張一個 *Bannmeile*，即城市周圍排除農村手工業者的區域；而農村手工業則部分不受規制，部分以磨坊、鐵匠鋪和酒館等傳統的 *ehaften* 行業形式組織，部分組織在農村行會中。<sup>15</sup> 蘇黎世對這一政策的執行尤為一貫。直至舊制度結束，該市一直壟斷市場，並保護城市手工業者免受外來競爭。<sup>16</sup> 只有居住在城內的行會成員才能從事和出售某些商品。遲至 1790 年，鐘錶匠的一份請願書仍在捍衛給予 “dem Stadtbewohner gewisse Handwerks-Vorrechte vor dem Landmann” 的原則，即城裡人相對於鄉下人享有某些手工業特權。<sup>17</sup> 某些農村師傅，即鄉村麵包師、蹄鐵匠、亞麻織工、馬具匠和鎖匠，被歸附於城市行會結構，這種整合形式同時也確保了對他們的監督。

隨著蘇黎世獲得領地，這種壟斷變得更加重要。從十四世紀中葉到十五世紀末，該市在湖區周圍及更遠的地方購買或以質押方式取得了一系列領主轄地：1358 年的措利孔（Zollikon），1384 年的屈斯納赫特（Küsnacht）、梅倫（Meilen）和亨格（Höngg），1385 年的塔爾維爾（Thalwil），1402 年的格賴芬湖（Greifensee），1408 年的格呂寧根（Grüningen），1409 年的雷根斯貝格（Regensberg）和比拉赫（Bülach），1424 年並於 1452 年最終取得的基堡伯爵領（Kyburg），1434 年的安德爾芬根（Andelfingen），以及 1467 年和 1484 年的溫特圖爾（Winterthur）和萊茵河畔施泰因（Stein am Rhein）。除 1415 年征服弗賴阿姆特（Freiamt）外，這些領地均通過購買或質押取得。<sup>18</sup> 因此，這個領地國家是用金錢建立起來的，而這些金錢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主導各議會的商人和食利者家族。從政治上講，城市與鄉村構成一個雙重共同體，由城市政府的最高權威維繫在一起。鄉民持有與城市市民身份不同的 *Landrecht*（鄉村法權），在行會憲制中沒有任何地位。就此而言，行會秩序是一個享有特權的城市少數群體的憲制，這一群體統治並規制著人數多得多的農村人口。

由此產生的緊張關係屢次爆發，例如 1441 年的格呂寧根事件，以及最為著名的 1489 年瓦爾德曼事件。《瑞士歷史辭典》（HLS）將這兩起事件均解釋為對城市日益干預鄉村司法和行政的反應。<sup>19</sup> 這一衝突的經濟層面，即城市試圖將手工業集中於城牆之內並控制糧食貿易，將在下文討論瓦爾德曼時加以探討。

## 4 行會、信貸與資本

放貸和鑄幣問題屬於第 A.IV 章的內容。儘管如此，行會秩序在三個方面塑造了蘇黎世的信貸經濟，值得在此一提。

第一個方面涉及金融職業在政治秩序中的位置。如上文所述，自 1336 年起，貨幣兌換商、金匠和鹽商均屬於 *Constaffel*。<sup>20</sup> 因此，專

業的貨幣經營與舊精英和批發貿易聯繫在一起，始終處於規制城市經濟其餘部分的手工業規則之外。1498 年以後，商人、金匠和食利者可以自由選擇行會，這使得財富建立在資本之上的家族得以將其政治影響擴展到各個行會。<sup>21</sup>

第二個方面涉及行會自身的資本。在十四和十五世紀，行會的收入不多，來源於入會費、罰款以及對師傅和學徒徵收的稅費。然而，從十六和十七世紀起，行會從抵押貸款和地租中獲得了可觀的收入。<sup>22</sup> 西格對 zur Saffran 行會約 1750 年資產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在約 16 萬古爾登的總資產中，約 10 萬古爾登為生息資本，主要借給農村社區；其餘部分包括價值約 2 萬古爾登的房地產和店鋪、逾 1.9 萬古爾登的現金儲備、糧食庫存、軍需彈藥，以及一批甚至未計入總額的銀器珍藏。<sup>23</sup> 換言之，一個行會已成為一個持有資本的法人團體，將一個城市共同體積累的儲蓄借給鄉村。通過擔保貸款使資本從城市流向鄉村，是近代早期蘇黎世經濟的特徵，而這一流動部分正是由行會本身承擔的。

第三個方面涉及行會的社會職能，這些職能起到了一種保險的作用。行會“從搖籃到墳墓”地扶助其成員，在困難時提供援助，監督婚姻，組織葬禮，並在 1770–1771 年和 1794–1795 年等饑荒年份補貼糧食銷售。<sup>24</sup> Saffran 行會資產負債表中列出的糧食儲備正是這一職能的一部分。因此，一個行會同時是規制者、政治選區、民兵單位、儲蓄機構、放貸者和互助會。這種結合既解釋了它的韌性，也解釋了拆解它的困難。

## 5 經濟評價

應當如何評價行會經濟？希拉·奧格爾維（Sheilagh Ogilvie）對歐洲行會所作的最新、最全面的經濟分析得出結論：行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們使兩個強大的群體受益，即其成員和政治精英。在她看來，行會的成本超過了其收益：它們規制了質素，卻使貧窮的

## 行會如何管理市場

消費者無法廉價購買；它們培養了技能，卻阻礙了威脅這些技能的創新；它們還將婦女、移民和少數群體排斥在工作之外。<sup>25</sup> 這一論點的批評者質疑，一個存在如此多缺陷的制度怎麼能延續如此之久，並提出行會或許代表了一種介於強制性經濟與工資議價之間的過渡性勞動制度。<sup>26</sup>

蘇黎世為雙方都提供了材料。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在行會中的融合，恰恰是奧格爾維所認定的行會特權之根源：制定市場規則的人正是從中獲利的人，而城市的領地壟斷又將這些規則延伸到對規則制定毫無發言權的農村人口身上。另一方面，蘇黎世的行會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培訓、質素控制和互助框架。師傅之間小規模、平等的結構限制了經濟權力在手工業內部的集中。最重要的是，蘇黎世經濟中最具活力的部門從未完全受行會控制。十四世紀的絲綢貿易在古蘇黎世戰爭之後崩潰，只留下糧食、葡萄酒、鹽和鐵的區域市場。<sup>27</sup> 當紡織生產在十六和十七世紀復興時，它是藉助新教難民和胡格諾派商人實現的，他們在行會約束之外組織了包買制（外包加工）體系。1662 年，商人們創立了自己的半官方機構——商人理事會（Kaufmännisches Direktorium），該機構一直存在到 1834 年。<sup>28</sup> 簡言之，行會秩序保護了手工業和本地市場，同時在其邊緣為商業和金融活動留出了空間，而正是這些活動最終將蘇黎世帶入了現代世界。受規制的核心與較為自由的商業外圍這一格局，是該市經濟史上較為持久的特徵之一。

## 6 註釋

1. Monica Seidler-Hux , “ Die Zürcher Zünfte ” , Zentralbibliothek Zürich , 2024 年 4 月 , <https://www.zb.uzh.ch/en/fokus/beitrag/die-zurcher-zunfte> 。
2. Otto Sigg , “ Zunftherrlichkeit ” ( 1986 年 ) , <https://www.zuerich-geschichte.info/pdfs/Zunftherrlichkeit.pdf> 。

3. 《瑞士歷史辭典》（HLS）， “Handwerk”（Anne-Marie Dubler）， <https://hls-dhs-dss.ch/articles/013954>。
4. Monica Seidler-Hux， “Die Zürcher Zünfte”， Zentralbibliothek Zürich， 2024 年 4 月， <https://www.zb.uzh.ch/en/fokus/beitrag/die-zurcher-zunfte>。
5. Otto Sigg， “Zunft Herrlichkeit”（1986 年）， <https://www.zuerich-geschichte.info/pdfs/Zunft Herrlichkeit.pdf>； HLS， “Handwerk”（Anne-Marie Dubler）， <https://hls-dhs-dss.ch/articles/013954>， 關於學徒期和遊歷期（Wanderschaft）的標準化。
6. HLS， “Handwerk”（Anne-Marie Dubler）， <https://hls-dhs-dss.ch/articles/013954>； Monica Seidler-Hux， “Die Zürcher Zünfte”， Zentralbibliothek Zürich， 2024 年 4 月 <https://www.zb.uzh.ch/en/fokus/beitrag/die-zurcher-zunfte>。
7. Otto Sigg， “Zunft Herrlichkeit”（1986 年）， <https://www.zuerich-geschichte.info/pdfs/Zunft Herrlichkeit.pdf>。
8. HLS， “Handwerk”（Anne-Marie Dubler）， <https://hls-dhs-dss.ch/articles/013954>。
9. Otto Sigg， “Zunft Herrlichkeit”（1986 年）， <https://www.zuerich-geschichte.info/pdfs/Zunft Herrlichkeit.pdf>。
10. HLS， “Handwerk”（Anne-Marie Dubler）， <https://hls-dhs-dss.ch/articles/013954>。
11. HLS， “Handwerk”（Anne-Marie Dubler）， <https://hls-dhs-dss.ch/articles/013954>。
12. HLS， “Kaufleute”（Martin Illi）， <https://hls-dhs-dss.ch/articles/016380/2016-03-23/>。

## 行會如何管理市場

13. Monica Seidler-Hux , “ Die Zürcher Zünfte ” , Zentralbibliothek Zürich , 2024 年 4 月 , <https://www.zb.uzh.ch/en/fokus/beitrag/die-zurcher-zunfte> °
14. Otto Sigg , “ Zunftherrlichkeit ” ( 1986 年 ) , <https://www.zuerich-geschichte.info/pdfs/Zunftherrlichkeit.pdf> °
15. HLS , “ Handwerk ” ( Anne-Marie Dubler ) , <https://hls-dhs-dss.ch/articles/013954> °
16. HLS , “ Zürich (Gemeinde) ” , “ Wirtschaft ” 一節 ,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00171/2015-01-25/> °
17. Otto Sigg , “ Zunftherrlichkeit ” ( 1986 年 ) , <https://www.zuerich-geschichte.info/pdfs/Zunftherrlichkeit.pdf> °
18. HLS , “ Zürich (Kanton) ” ,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07381/2017-08-24/> °
19. HLS , “ Zürich (Kanton) ” ,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07381/2017-08-24/> °
20. Zunft zur Letzi , “ Geschichte der Zünfte ” , <https://zunft-zur-letzi.ch/geschichte-der-zuenfte/> °
21. HLS , “ Zürich (Gemeinde) ” ,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00171/2015-01-25/> ; HLS , “ Villes corporatives ” ( Anne-Marie Dubler ) , <https://hls-dhs-dss.ch/textes/f/F9917.php> °
22. Otto Sigg , “ Zunftherrlichkeit ” ( 1986 年 ) , <https://www.zuerich-geschichte.info/pdfs/Zunftherrlichkeit.pdf> °
23. Otto Sigg , “ Zunftherrlichkeit ” ( 1986 年 ) , <https://www.zuerich-geschichte.info/pdfs/Zunftherrlichkeit.pdf> , 其所列各分項為：房地產和店鋪 20079 古爾登，生息資本 100168 古爾登，未收利息 2461 古爾登，糧食 6661 古爾登，彈藥 1455

古爾登，分裝十袋的現金 19162 古爾登，另有司庫手中的 4518 古爾登。

24. Monica Seidler-Hux , “ Die Zürcher Zünfte ” , Zentralbibliothek Zürich , 2024 年 4 月 , <https://www.zb.uzh.ch/en/fokus/beitrag/die-zurcher-zunfte> ; Otto Sigg , “ Zunftherrlichkeit ” ( 1986 年 ) , <https://www.zuerich-geschichte.info/pdfs/Zunftherrlichkeit.pdf> 。
2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對 Sheilagh Ogilvie 所著 The European Guilds: An Economic Analysis ( Princeton 2019 ) 的介紹 , <https://press.princeton.edu/books/hardcover/9780691137544/the-european-guilds> 。
26. Steven A. Epstein 對 Ogilvie 所著 The European Guilds 的書評 , H-France Review 19, no. 150 ( 2019 年 8 月 ) , <https://h-france.net/vol19reviews/vol19no150epstein.pdf> 。
27. HLS , “ Zürich (Gemeinde)” , “Wirtschaft”一節 ,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00171/2015-01-25/> 。
28. HLS , “ Zürich (Gemeinde)” ,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00171/2015-01-25/> ; HLS , “ Kaufleute ” ( Martin Illi ) , <https://hls-dhs-dss.ch/articles/016380/2016-03-23/> 。

---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

網上版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how-the-guilds-governed-the-market](https://hk.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how-the-guilds-governed-the-market)